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孤独 (一)

赵希方 编著



我想得很多，偶尔晚上很
难进入梦乡，甚至听不到滴在
床上的雨点。

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孤 独

(一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序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春总是悄然来临，竟让我一点准备也没有。我揉揉朦胧的睡眼，准备迎接最让我期待的一刻。今春的意向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，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追求我所需要的生活。我想得很多，偶尔晚上很难进入梦乡，甚至听不到滴在床上的雨点。我想我已经麻木了，连心一块木了。

春雨贵如油，不错的。可我又不懂得珍惜了，难道我不喜欢春天，也许是我太留意春天里的那个人吧！



目 录

目

录

食人蝇	(1)
兔	(9)
杀狗	(27)
我这一辈子	(49)
一封家信	(88)
一块猪肝	(96)
浴奴	(107)
万姐	(115)
黄昏	(129)
幸福的鸭子	(139)
一朵小白花	(152)
孤独	(167)
香水	(169)
向日葵	(181)
烟花	(196)
钥匙	(201)
有话对你说	(213)
夜探红树林	(221)
网	(240)

伤痕	(258)
序曲	(272)
我在哪儿错过了你?	(276)
余光	(309)
太极石	(324)
今生永远地心痛	(339)
又是落红时	(344)
是不是未来?	(356)
隔着湖水喊	(359)
伤追	(363)
虚拟世界的爱情	(367)
飞云,我的网络天使	(371)
拯救爱情	(376)
爱之旅	(382)
可乐爱情	(396)
长短发	(404)

一支筆小說精粹





食人蝇

孤

獨

若彦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。

他有些回避似的不去看对面那个人的脸，手中的铅笔不住地敲打着桌面，那上面有一份病历，署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名字：葛西。

“一道白光，”葛西颤声说，嘴唇有点发白，“一道白光闪过，我就失去了意识……”

葛西仍在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若彦却完全集中不了精神。“外星人劫持臆想症”，这是近年来流行的病种，仅仅这个月，就有五、六个病人自称被外星人劫持，来到他这里了。

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。

葛西停止了讲述，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看着他。若彦知道自己必须要说些什么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，略一欠身，将自己和葛西的距离拉近了一点：“你只是太紧张了！”他宽慰地说，不知为什么，自己却紧张了起来。他想要鼓励地看葛西一眼，目光刚接触到葛西的脸部，却又像被灼伤似的马上移开了。

在葛西脸庞右下的地方，有一块像苍蝇似的黑痣。这让若彦胆战心惊。

葛西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。

“今天就这样吧，”若彦被打败了似的说，“我们再约个时间。”

葛西终于拖着沉重的步伐,怅然若失地走了。

无边无际的黑暗。若彦感到了窒息,沉重的黑暗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将身子蜷缩成一团,躲在角落里,他能预感到:有什么东西就要来了。

有什么东西就要来了。

门外,有什么在不安地躁动着,走过来走过去。那巨大的阴影投射在门缝里,将光线变得扭曲。

若彦突然不能呼吸。

门终于被一点一点、不可抗拒地推开了。黑暗中,一对凸出的橙色眼睛闪闪发亮,透明的羽翼扑扇了一下,一股灼热而又腐臭的气流扑面而来,几乎将若彦击倒。

那是一只苍蝇。巨大的苍蝇。

微光下,它正不住摩擦着前腿,阴冷的目光死死盯住了若彦。

若彦大叫一声,从梦中惊醒。

他坐了起来,额头上不断渗出豆大的汗珠,后背的衣服完全湿了。他惊魂未定地拉开窗帘,一轮苍白的月亮正冷冷地挂在外面。

他还是无法摆脱那个噩梦。食人蝇的噩梦。在很小的时候,他们所居住的山区,曾经因为“螺旋蛆加工厂”的食人蝇泄漏事故,引发了一场灾难。年幼的他,亲眼目睹黑压压的一群食人蝇扑在一头健壮的公牛身上。那可怜的公牛还来不及反应,就已经失去了眼睛和耳朵,棕色的表皮迅速消失,露出大块大块殷红的血肉来。那团黑色更浓重了,公牛痛得打滚……若彦猛地摆了一下头,想要摆脱那噩梦般的记忆。一股懊恼的情绪又弥漫上来。葛西大概想不到,他不禁





苦笑了一下，自己的心理医生也有摆脱不了的噩梦吧。

他吐了一口气，想要舒缓一下压抑的情绪，这时电话铃声却尖锐地响了起来。

“请问是若彦先生吗？”电话里，一个声音礼貌地问。在这深沉的夜晚，这声音听起来尤为冰冷。

“是我，”若彦稳定了一下情绪。

“我们刚才在汀水桥畔发现了一具男尸，”那声音停顿了一下才又继续说道，“证实是您的病人葛西——您能来一趟警局吗？”

“我马上来。”

若彦站在警局门口，突然感到口干舌燥起来。他努力咽下一口唾沫，这才硬着头皮走进门去。

一位四十五岁左右、留着八字胡、身材有些发胖的警官正等着他。

“您好，”看见若彦进来，他伸出手来，抓住若彦的手，简短地一握，“您就是若彦先生吧？”

若彦发不出声音来，只是机械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凌晨的时候，”那警官干练地转过身，摊开桌上的一叠照片，“有人在河边发现了葛西先生的尸体。”

若彦有些胆怯地朝那些照片望去。只看了一眼，便小心地躲开了。葛西仰卧在河岸上，身体被水泡得有些肿胀，这使他脸部的那颗黑痣，更加明显了。

“葛西先生在最后一次找您治疗的时候，”那警官观察着若彦的表情，认真地问，“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，”若彦有些结巴起来，“他还是说那些，被外星人劫持之类的……”他感到莫名的头痛，“就和前几次一

孤

獨

样。”

“那么，”那警官摆弄起桌上的照片，“他是一个‘外星人劫持症’患者了？”

“外星人劫持臆想症，”若彦纠正地说，那警官不由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。他解释说：“这种心理病症最近特别流行，光我的诊所，这个月就有好几个此类的病人，比如石井、高村、大空……”他口渴得厉害，却又不知为什么，强迫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下去，就连自己也觉得讨厌。“总之，他们的共同症状就是异口同声地咬定，自己被外星人劫持过，而且总是摆脱不了这种臆想。”他终于收住了口。

“哦。”那个警官简单地，好像在沉思什么。

这时房间的门被推开，一个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若彦扭过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大学时代的学长，龙川医生。

“听说，”龙川向若彦点了一下头，算作招呼，便把脸凑到那警官的面前，“葛西先生死了？”

“不错，”警官将那些照片摊开给龙川看。

“看来真是不小的打击呢！”龙川盯着那些照片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打击？”警官警觉地问。

“这只是我的猜测，”龙川羞赧地笑笑，“因为今天上午我把身体检查报告给葛西君的时候，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——对他来说，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打击。”

“葛西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吗？”警官饶有兴味地问。

“的确，”龙川摸摸脑袋，“这个病其实现在也很平常了，”说着他古怪地笑了一下，“就是男性不育症——虽然难以接受，可一般人总不至于自杀，”他突然把话锋一转，“但对葛西





君,可就难说了。他的太太一直盼望有一个孩子,葛西的这次身体检查,就是在他太太的要求下做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,”那警官用手指轻轻扣击着桌面,了悟似的说。

“这么说,葛西先生是自杀了?”若彦这才开口说。

“初步判断是这样,”那警官舒了一口气,收起桌上的照片,“没有发现其它疑点。”

若彦步出警察局,心情却有些沉重。龙川拍拍他的肩膀,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灯火微明的小酒馆,建议道:“去哪里喝一杯怎么样?”

若彦不自觉地点点头。

小酒馆里烟雾缭绕,有几个喝醉的客人正站在走廊里跳舞。划拳的声音,碰杯的声音,加上低回的音乐声,使整个场面既嘈杂又凌乱。

“老弟,”龙川仰脖喝下一杯酒,“你的脸色有些发青啊!”

“嗯,”若彦胡乱地应付说,他面前的酒连碰也没有碰。

“看到病人的死亡,”龙川慰解地说,“做医生的心里总有些不舒服——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病人有权选择生死。”

“我想其实我可以救他的,”若彦声音低低地说,悲伤突然之间汹涌而来,“葛西的情绪一直不稳定,我应该可以救他的……”说着,他竟像个孩子一样,伏在桌上哭了起来。

龙川沉默了,他点上一支烟,吐出烟圈,静静地看着他。

若彦哭了一会儿,这才轻松起来。他支起身子,喝了一口酒。

“你还是没有,”龙川同情地说,“摆脱那个噩梦么?”

若彦软弱地低下头去,不情愿地点点头。“我经常 would 梦

孤

獨

到它，”若彦的牙齿“咯咯”作响，“每次都是同样的梦，在同一个地方中止……”他又体会到了那种冰凉入骨的感觉。“一只巨大的食人蝇就那样站在我的面前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“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”龙川划了一根火柴，看着它慢慢地燃烧、熄灭，“只是事故而已——经过螺旋蛆加工厂的努力，食人蝇不是已经灭绝了么？”

“可我觉得它们仍然存在着，”若彦瞪着通红的眼睛，“就潜伏在某个黑暗的地方，趁我们不备，就会猛扑过来，叮住我们的脖子，吸我们的血！”他紧紧握住拳头，身体激动地颤抖起来。

“这是不可能的事，”龙川断然说道，“你自己也知道的，螺旋蛆加工厂用射线处理食人蝇幼虫，使它们丧失生育能力以后再将它们放入野外，混入那些正常的食人蝇里……这样几代以后，食人蝇就全部灭绝了！你不要疑神疑鬼。”

“不是也出过事故么？”若彦咬着牙说，“那成群的正常食人蝇就是螺旋蛆加工厂放出来的……”他又想起了那只打滚的公牛，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担心，”龙川把脸凑过来说，“再说那次事故里，你不是幸运地逃脱了吗？”他又喝下一杯酒，开玩笑地说，“你的脸色还是发青呢？——要不要到我这里来做个身体检查？”

黑压压的一群食人蝇扑在一头健壮的公牛身上。那可怜的公牛还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失去了眼睛和耳朵，棕色的表皮迅速消失，露出大块大块殷红的血肉来。那团黑色更浓重了，公牛痛得打滚。

突然，那蠕动的黑色斑块好像发现了什么，“嗡嗡”声大





孤獨

作，它们很快聚拢在一起，又分散开来，在空中投下一道黑色的幻影。

年幼的若彦被吓住了，站在原地，动也不敢动。

那团黑色的浓雾正快速地朝他逼近。

他的身体终于颤抖起来，凝固了的四肢开始松动。他惊叫一声，开始没命地奔跑。

奔跑，只是奔跑，在崎岖的山路上狂奔，身后是愈益接近的“嗡嗡”声。

他的心“怦怦”跳个不停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移动。突然他踩翻了一个石块，整个人“噗”的一声摔倒在地，眼前有什么一闪，便失去了知觉……

若彦从梦中醒来，头痛欲裂。幼时的回忆弥漫上来，有一刻，他简直不能动弹。有些东西总是模糊不清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终于忍不住抓起电话：“喂，是龙川学长吗？我想拜托你帮我做个全面检查。”

龙川笑嘻嘻地朝若彦走来，若彦却看出他的眼睛里盛满了严肃。

“有什么地方不好吗？”若彦有些紧张地问，无论如何，他都决定接受。

“没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，”龙川吞吞吐吐地说，“只是……你得了和葛西先生同样的毛病……”

若彦的脸色变了一下，心情更加沉重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的，”龙川担心地看着他，“现代医疗技术这么先进……你不要和葛西先生一样想不开。”

若彦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脑子终于清晰起来。

他把脸转向龙川，郑重地说：“其实，食人蝇是存在的。”

龙川惊愕地看着他。

若彦整理了一下思路,这才鼓起勇气说下去:“相反,‘外星人劫持臆想症’倒是逃避的做法……”他考虑了一下应该怎么说,“这种标签可以使我们避免去思考某些问题——因为外星人其实是存在的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呀,若彦!”龙川打断他。

“我并没有犯糊涂,”若彦抱歉地对他笑笑,“虽然这只是我的推测,可是我的头脑清醒得很。”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“事实上,在最近的梦里,我才意识到我是怎样逃脱食人蝇的劫难的。”要得出结论毕竟是艰难的,“想想食人蝇是怎样灭绝的吧,”若彦转过脸去,表情显得异常悲哀,“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一只被放回的食人蝇。”

一支筆小說精粹





兔

孤

—

獨

许多人说小陈是个“兔子”。

我认识他,从他还没作票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他很瘦弱,很聪明,很要强,很年轻,眉眼并不怎么特别的秀气,不过脸上还白净。我和他在一家公司里共过半年多的事,公司里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什么不敬的态度与举动;反之,大家都拿他当个小兄弟似的看待:他爱红脸,大家也就分外的对他客气。他不能,绝对不能,是个“兔子”。

他真聪明。有一次,公司办纪念会,要有几项“游艺”,由全体职员瞎凑,好不好的只为凑个热闹。小陈红着脸说,他可以演戏,虽然没有学过,可是看见过;假若大家愿意,他可以试试。看过戏就可以演戏,没人相信。可是既为凑热闹,大家当然不便十分的认真,教他玩玩吧,唱好唱坏有什么关系呢。他唱了一出《红鸾喜》。他的嗓子就和根毛儿似的那么细,坐在最前面的人们也听不见一个字,可是他的扮相,台步,作派,身段,没有一处不好的,就好象是个嗓子已倒而专凭作工见长的老伶,处处细腻老到。他可是并没学过戏!无论怎么说吧,那天的“游艺”数着这出《红鸾喜》最“红”,而且

掌声与好儿都是小陈一个人得的。下了装以后,他很腼腆的,低着头说:“还会打花鼓呢,也并没有学过。”不久,我离开了那个公司。可是,还时常和小陈见面。那出《红鸾喜》的成功,引起他学戏的兴趣。他拜了俞先生为师。俞先生是个老票友,也是我的朋友;五十多岁了,可是嗓子还很娇嫩,高兴的时候还能把胡子剃去,票出《三堂会审》。俞先生为人正直规矩,一点票友们的恶习也没有。看着老先生撅着胡子嘴细声细气的唱,小陈红着脸用毛儿似的小嗓随着学,我觉得非常有趣,所以有时候我也跟着学几句。我的嗓子比小陈的好得多,可就是唱不出味儿来,唱着唱着我自己就笑了,老先生笑得更厉害:“算了吧,你听我徒弟唱吧!”小陈微微一笑,脸向着墙“喊”了几句,声音还是不大,可是好听。“你等着,”老先生得意的对我说,“再有半年,他的嗓子就能出来!真有味!”

俞先生拿小陈真当个徒弟对待,我呢也看他是个小朋友,除了学戏以外,我们也常一块儿去吃个小馆,或逛逛公园。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到处规规矩矩,小陈呢自然也很正经,连句错话也不敢说。就连这么着,俞先生还时常的说:“这不过是个玩艺,可别误了正事!”

二

小陈,因为聪明,贪快贪多,恨不能一个星期就学完一出戏。俞先生可是不忙。他知道小陈聪明,但是不愿意教他贪多嚼不烂。俞先生念字的正确,吐音的清楚,是票友里很少见的。他楞可少教小陈学几个腔儿,而必须把每个字念清楚





孤獨

圆满了。小陈,和别的年轻人一样,喜欢花哨。有时候,他从留音机片上学下个新腔,故意的向老先生显胜。老先生虽然不说什么,可是心中不大欢喜。经过这么几次,老先生可就背地里对我说了:“我看哪,大概这个徒弟要教不长久。自然喽,我并不要他什么,教不教都没多大关系。我怕的是,他学坏了,戏学坏了倒还是小事,品行,品行……不放心!我是真爱这个小儿,太聪明!聪明人可容易上当!”

我没回答出什么来,因为我以为这一半由于老先生的爱护小陈,一半由于老先生的厌恶新腔。其实呢,我想,左不是玩玩吧咧,何必一定叫真儿分什么新旧邪正呢。我知道我顶好是不说什么,省得教老先生生气。

不久,我就微微的觉到,老先生的话并非过虑。我在街上看见了小陈同着票友儿们一块走。这种票友和俞先生完全不同:俞先生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,除了会唱几句,并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。这些票友,恰相反,除了作票友之外,他们什么也不是。他们虽然不是职业的伶人,可也头上剃着月亮门,穿张打扮,说话行事,全象戏子,即使未必会一整出戏,可是习气十足,我把这个告诉给俞先生了,俞先生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过了两天,我又去看俞先生,小陈也在那里呢。一看师徒的神气,我就知道他们犯了拧儿。我刚坐下,俞先生指着小陈的鞋,对我说:“你看看,这是男人该穿的鞋吗?葡萄灰的,软榔软底!他要是登台彩排,穿上花鞋,逢场作戏,我决不说什么。平日也穿着这样的鞋,满街去走,成什么样儿呢?”

我很不易开口。想了会儿,我笑着说,“在苏州和上海的

鞋店里,时常看到颜色很鲜明,样式很轻巧的男鞋;不比咱们这儿老是一色儿黑,又大又笨。”原想这么一说,老先生若是把气收一收,而小陈也不再穿那双鞋,事儿岂不就轻轻的揭过去了么。

可是,俞先生一个心眼,还往下钉:“事情还不这么简单,这双鞋是人家送给他的。你知道,我玩票二十多年了,票友们的那些花样都瞒不了我。今天他送双鞋,明天你送条手绢,自要伸手一接,他们便吐着舌头笑,把天好的人也说成一个小钱不值。你既是爱唱着玩,有我教给你还不够,何必跟那些狐朋狗友打联联呢?!何必弄得好说不好听的呢?!”

小陈的脸白起来,我看出他是动了气。可是我还没想到他会这么暴烈,楞了会儿,他说出很不好听的来了:“你的玩艺都太老了。我有工夫还去学点新的呢!”说完,他的脸忽然红了;仿佛是为省得把那点腼腆劲儿恢复过来,低着头,抓起来帽子,走出去,并没向俞老师弯弯腰。

看着他的后影,俞先生的嘴唇颤着,“呕”了两声。“年轻火气盛,不必——”我安慰着俞先生。

“哼,他得毁在他们手里!他们会告诉他,我的玩艺老了,他们会给他介绍先生,他们会蹚弄他‘下海’,他们会死吃他一口,他们会把他鼓逗死。可惜!可惜!”

俞先生气得不舒服了好几天。

三

小陈用不着再到俞先生那里去,他已有了许多朋友。他开始在春芳阁茶楼清唱,春芳阁每天下午有“过排”,他可是

